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大明正德皇游江南傳 第八回 郭安人懸樑盡節 楊總制拜本回京

且說馬萬程同著岑文治，入到城中，撫慰百姓，秋毫無犯，是以歡聲遍野，百姓香燭恭迎。馬萬程又將兵馬紮於城外，不許入城驚動百姓，著人投王真鏘處報捷，再表王權追趕白河縣兵馬，越追越近，將及城下，王權攀弓搭箭，向前射去，都司梁鯨鯤墜馬而死，於是眾兵因故落荒而走。王權遂叫眾兵四面攻城。且說白河縣知縣陳斌，正與夫人郭氏鬪酒，郭氏問道：「聞得王真鏘造反，上台有文書到來，命老爺起兵去救，老爺著水汛都司去了，吉凶未報。我想石泉有失，我縣必不能保守，今見老爺並無憂色，未曉是何主意？」斌答曰：「安人不必掛慮，今有興安總兵帶兵八千，去救石泉，我兩縣又去接應，倘若不克，賊兵臨城之日，我就出去降他，未為晚也。」郭氏一聞此言，擲杯於地罵曰：「枉爾堂堂男子，身受國恩，不思盡忠報國，賊未臨城，先懷降賊之志。」話猶未了，見堂官跪下稟道：「石泉、紫陽二縣已失，都司帶箭身亡，賊兵已臨城下，請令定奪。」嚇得陳斌手搖腳震，膽戰心驚，出到中堂，帶齊印信，將自己捆綁起來，大開城門，親到賊營投降，王權一見開城，叫眾軍一齊殺入，將滿城百姓，盡皆拿下，來到縣衙，將陳斌帶入。

王權怪眼圓睜罵道：「你這狗官，無處奔逃，不得已假意叛降。即有真誠，何不早來獻城，這詭謀是誰不曉？」即喚左右將他斬了。又命軍士，入後衙搜其眷屬，並鎗重等物。軍士領命入內搜尋，收得美妾二名，婢僕八口，金銀玩器不少，又見一婦人頭戴鳳冠，身披霞帔，縊於樑上，即使出堂稟報。

王權問他婢僕？婢僕答曰：「此是安人郭氏，乃郭元公之第三女也，因勸老爺盡忠，老爺不聽，安人遂自縊而死。」王權聽罷，憐其貞節，遂令人將郭氏葬於縣後之崗。是時王權殺了陳斌，收其家資及衙中倉庫軍裝器械等物，乃命流墾馬迎接王真鏘到縣定奪。

再說劉瓊與姚玉清走至金華山下，檢點殘兵，只剩下二百餘騎人馬，適遇著趙廷俊帶兵前來，於是二人自行束縛，入到帳中請罪。趙廷俊尚未開問，忽哨馬報導：「石泉縣已被賊將祝榮彪奪了；紫陽白河二縣，皆已降賊去了。」

總兵聽言大怒，喝令左右，將二人推出營前斬首。眾將上前勸道：「今聞賊兵眾將勇，劉、姚兵微將寡，又兩縣救援之兵，自相矛盾，至有此敗，非關二人之罪，望大總戎赦之。」趙廷俊曰：「我非欲妄罪於人，只為已失三縣，生靈塗炭，上司責將下來，我以何言答之？莫若將二人解到三邊總制楊御史處，聽其酌奪，並洩其拜本回京，看主上如何處置。」又命流星馬報知延安府，著其添兵守禦；吾且屯兵於此，以防賊兵侵犯。酌議已定，就將二人解去。

且說三邊總制楊一清，正自忖道：「前者興安告急，我已著總兵趙廷俊，協同參軍劉瓊，帶兵征剿，未知如何？至今未聞捷報好音。」正在躊躇，忽見中軍稟道：「今有興安府總兵，命人解囚犯到此，現在轅門口候令。」楊一清遂喚帶入，將文書拆開，從頭看畢，悉知本末。命開了囚車，將二人放出，於是二人上前叩謝。楊一清遂修書一封，叫他將書遞到西安府，著撥人馬三千，同到總兵營前效力，吩咐二人小心辦事，將功贖罪。二人叩頭領命去了。楊一清遂拜本回京奏聞。堂差領命，即日起程，來到京中，就向兵部尚書衙門投遞。廷筠便知明白，一面修書打發堂差回陝，一面整頓朝衣，入宮毒聞少主。

再說劉瑾日在宮中，羈留聖駕，不登朝堂，恐眾大臣交章入奏，又恐梁儲等八宮奏聞國太，遂把免見牌，掛於宮外。瑾又命羽黨把守官門，所有文武官員，不許入奏。於是陳廷筠捧著表章，來至宮門之外，見一班好黨列坐兩旁，即使上前說道：「請問列位，聖上在於何處？」眾人答曰：「主上在養閒宮內，正值有事，大人入宮何干？」筠曰：「下官現有表章入奏，有事在身，恕欠奉陪。」遂拂袖而入。眾人上前攔道：「聖上有旨，百官免見，龍鳳牌掛於宮外，大人難道不見麼？」廷筠曰：「別的表章不奏亦罷，惟是邊庭急務，時難容緩，請了請了！」眾人怎肯放他去，說道：「主上令我等把守官門，大小官員不許放入。大人既有邊關急務事情，且把表章放下，待我主臨朝酌議。」廷筠見他們不許入奏，登時大怒道：「我是兵部大臣，司掌邊關急務，尚不能入宮面聖，是誰方可？主上有什么事情，分明你這班狗黨，巧設戲玩，遊蕩聖心，遂至國政荒疏，皆是爾等之過也。倘他日龍心一醒，俯聽忠言，把這班狗黨碎屍萬段，方遂吾心。」欲知陳廷筠爭鬥如何？

且看下回分解。